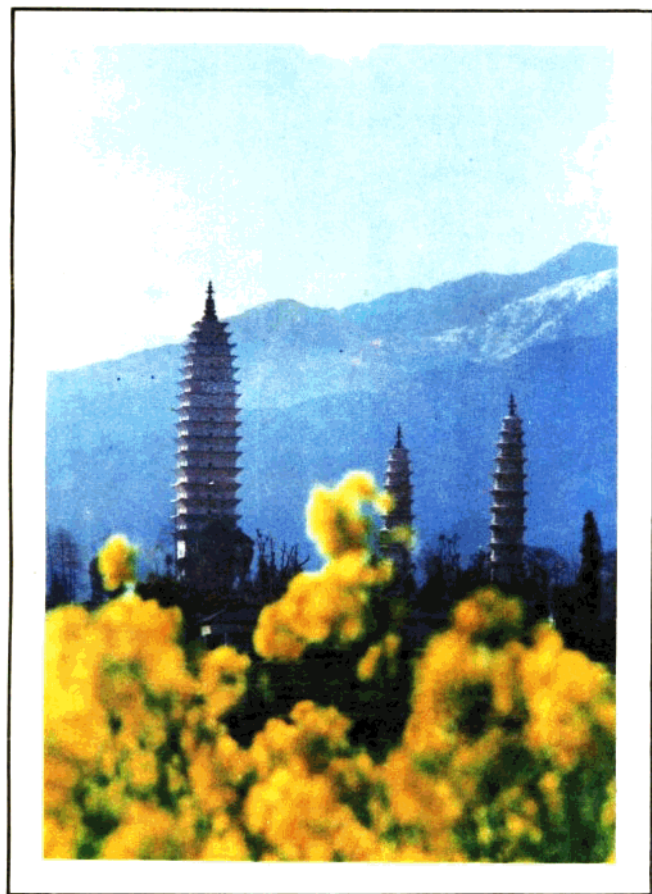


南诏与白族文化

张锡禄 著



華夏出版社

序 一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尹 俊

张锡禄同志长期坚持业余学术研究，对于南诏、大理历史和白族文化、民俗诸方面有独到的创见，其论文除在书刊发表者外，曾多次在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交流，引起史学界、文化学界一些专家的注目，得到较好的评价，因而他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他的名字已被载入《中国残疾名人词典》和《中国自学人才荟萃》等书籍，成为当今白族学者中的后起之秀。从这个集子里收编的论文，我们足可见其跋涉之艰辛，精神之可贵。

大理白族自治州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文化资源，可是已往人们对这个领域涉猎太少，研究无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涌现了一批研究人员，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论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做这方面的努力。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我们还必须积极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依靠人民的力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实现这些基本要求和庄

严使命，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努力造就一支德才兼优、年富力强的跨世纪研究工作者队伍，系统地而不是支离破碎地，有计划地而不是纯属自发地，有组织地而不是各自为政地攻克一个又一个研究课题，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奉献出更多的科研成果。

在张锡禄同志这本专著出版之际，特写此小序与同志们共勉！

序 二

马 曜

听说锡禄的学术论文集《南诏与白族文化》即将出版，十分高兴。

1975年秋，作为《思想战线》主编，我与编辑部何耀华同志到大理州组稿，在州委宣传部组织的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第一次认识了张锡禄。当时他是大理州制药厂的青年工人业余作者。他对民族文化知识的渴求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为此编辑部邀请他到昆明写稿。回去以后，他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边工作边自学，边调查研究，不断地执着追求。7年之后，我在《云南社会科学》杂志上读到他的《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一文，把考古学、民族学、文献学结合起来，观点新颖、材料丰富，我为年轻一代民族学者的脱颖而出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陆续读到他发表在《民族学研究》、《思想战线》、《东南亚》等刊物上的一系列论文。在1990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国际泰学讨论会上，他宣读了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我和日本著名学者白鸟芳郎先生向他表示祝贺。经过十多年的顽强奋斗，张锡禄成长起来，一跃而成为一个民族学者。1987年云南省政府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的光荣称号。我和江应梁教授、尤中教授、何耀华研究员等得知后都为之高兴不已。

这本论文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开辟了白族谱牒的研究

我国世系、谱牒、家乘的创始及其研究，源远流长。但数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这门学科被冷落了，甚至被学者们视为“禁区”。这是很不正常的，也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政策不相称的。美国仅有两百年的历史，但对家谱的重视和收藏早已超过了国家、民族的界线，走向世界。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已成为世界最著名的学会之一。^①

近年来，谱牒学的研究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总的情况是，国内的研究落后于国外，少数民族的研究又落后于汉族。张锡禄和大理州的文物工作者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深入到白族民间，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动员工作，收集到十多部珍藏的家谱族谱，共计100多万字。为了让学术界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他发表了大理国王段氏、权臣高氏后裔及大姓杨、赵、董、张等姓的家谱族谱调查报告6篇，在《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刊载后，引起广泛注意。在此基础上又陆续写出相关的3篇论文。如果说《白族家谱及其研究价值》是篇总论的话，那么《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白蛮大姓》就是一篇专论；而《南诏大鳌城河蛮大姓世系考》却从一个典型的白族聚居小镇大姓的家谱来考证其居民二千年的发展史。这样有总括，使读者了解到白族家谱的全貌；有专论，用以解决南诏史上的一大公案，有理有据地批驳“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论”；有典型村镇的剖析，有利于整个白族史的研究。

关于白族历史文化的调查及研究，前人及当代学者作了巨大的工作，而对于白族谱牒文化的调查研究则是零星的，不深入的。我们欣喜地看到张锡禄在这个领域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不言而喻，他的工作是有开拓性的。我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在正史上记载不多，谱牒资料尤显珍贵。就云南来说，民族众多，谱牒资料十分丰富，有待于收集和深入研究，锡禄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抓住南诏史与白族文化的重大问题展开学术研究

论文集把南诏大理国史与白族文化放在较大的背景上，放在整个中国史、东南亚史的背景上来考察。如，中外史学界关心的南诏王室族属问题，本来《新唐书》和《蛮书》记载得很清楚，却被一些西方学者把水搅浑了。一百年前，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伯里教授发表的《掸族发源地》一文首次提出“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种说法，此后几十年里，一些西方学者、情报官、牧师、外交官，纷纷著书立说，大谈“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种观点被泰国学术界所接受，写进各种历史著作和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之中。

几十年来，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凌纯声、方国瑜、许云樵等首先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批驳；接着刘尧汉、江应梁、马长寿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著书立说也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云南杜玉亭、陈吕范合著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是近年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品。并在泰国学术界引起反响。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理有据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作大量的工作。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中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应予继续努力。

张锡禄写的《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白蛮大姓》一文，独辟蹊径，用现今白族珍藏的家谱证明：今天洱海地区的白族与南诏大理国时期洱海地区白蛮大姓有历史渊源关系；白蛮是南诏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南诏大理国不是泰族建立的，而是今天白族、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证据确凿，无可辩驳。此文在第三届泰学国际会议上宣读并发表于该会议论文集（英文版）和《东南亚》之后，引起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最近由国际知名的泰学研究专家，第三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主席、第四届会议副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地区研究院人类学系格汉教授（Dr. Gehan Wijeyewardene）主编，于1990年6月出版的《泰——云南科研项目进展通讯》里有这样一段评论：“有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是张锡禄

写的。尽管涉及的是白族而不是泰族，内容是关于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白族家谱的问题，然而正如文章的标题所指明的那样，是用来驳斥‘南诏是泰人建立的国家论’的。这是一篇非常有用的文章……文章同时说明，社会演化的观点对学术思想是多么必不可少。看来人们可能面临的前景是：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问题的框架已被某些人所抛弃的情况下，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学说仍然将继续受到重视。”^②

张锡禄在《南诏国王蒙氏与白族古代姓名制度研究》一文中论证南诏国王的姓名制度是冠姓父子连名制，姓名共4字，很多名带“罗”字。又说白族先民即唐代南诏洱海地区的白蛮名家大姓的姓名制度曾经是冠姓父子连名制，也有姓名共4字的“四字名”；很多人名都带有“罗”字，由此推论南诏王室蒙氏为白族先民，此说虽可商榷，但不失为一家之论。

再如本书所收南诏大鳌城河蛮大姓研究的这篇文章则是研究一个典型白族乡镇居民家族史的好文章。

今大理市喜洲镇是南诏时西洱蛮居住的大鳌城遗址。作者抓住喜洲这个典型，论述喜洲二千年的变化，特别是唐代以来该镇土著居民十大姓的历史。指出各大姓之间人才的比例从古至今都是比较稳定的。今喜洲镇的白族就是南诏大鳌城西河蛮的子孙。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并且善于经商，是古代川滇藏缅印古道上经商的主要力量，南诏时称为“河賧贾客”，近现代喜洲白族商帮在云南及东南亚经济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1948年在美国出版过《在祖荫的庇护下》的专著^③，就是专门研究喜洲居民祖先崇拜问题的。此书几次重版，在民族学界颇有影响。

三、作者还对南诏与白族文化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考察和研究。诸如对南诏大理国婚俗和白族婚姻制度进行研究；对白族尚白的心理和白族的服饰也作了探索；对白族原始宗教以及本主神

的崇拜作了调查研究，还对白族地区佛教密宗阿吒力教也进行了研讨。这些新领域都是前人较少触及的。

- ① 刘贯文：《谱牒学研究的任务》载《谱牒学研究》第一辑1页。
- ②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ai-Yunnan Project Newsletter, Number Nine, June 1990. — This Newsletter is edited by Gehan wijeyewardene and published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 ③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by FRANCIS L. K. HSU publish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in 1975.

目 录

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	(1)
南诏国王蒙氏与白族古代姓名制度研究	(19)
南诏大厘城河蛮名家大姓世系考	(31)
白族家谱及其研究价值	(74)
白族古代碑刻概述	(85)
南诏大理国婚俗简论	(100)
试论白族婚姻制度的演变	(116)
白族对鱼和海螺的原始崇拜初探	(131)
南诏国密僧阿吒力考	(138)
鹤庆县白族崇拜“本主”调查	(164)
古代白族大姓佛教之阿吒力	(182)
大理佛教漫谈	(211)
论白族古老盛典“火把节”	(215)
大理马帮纵横谈	(234)
白族尚白的习俗及心理探源	(253)
封建社会白族“苦媳妇”的艺术典型	(261)
建国以来“望夫云”的整理创作简况	(267)
伪造白族民歌之风可以休矣	(271)
应当抓紧白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	(273)
封建的叛逆 爱情的悲剧	(275)
试谈白族古童谣《白弥娃》与白族对月亮的原始崇拜	(279)
后记	(292)

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 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

——兼驳“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论

文章在分析近年来搜集到的白族家谱的基础上,指出,今天洱海地区的白族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洱海地区白蛮大姓有历史渊源关系;白蛮是南诏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南诏大理国不是泰族建立的而是今天的白族,彝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1885年,西方学者T·D·拉古柏里教授发表了《掸族发源地》一文^①,首次提出“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论。百余年来,此论在世界民族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以至泰国的历史教科书也袭用这种说法^③。

近年来,我们在民族历史的调查中搜集到十余部大理白族的家谱,它们保存了大量的白族家族史的资料。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今天洱海地区的白族与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洱海(唐、宋时称洱

* 本文原载《东南亚》杂志1990年第2期,文前简介为发表时编者所加。

① 拉古柏里:《掸族发源地》一文(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Cradle of Shan Race)是柯奎翁著《在掸族间》(A. R. Colquhoun, Amongst the Shans, London 1885)一书的导言。

② 西方许多学者如E·H·巴克、E·罗歇、P·L·蓬达利斯、W·W·柯克兰、H·H·戴维、W·C·杜德、W·A·R·伍德、W·捏拿和卡尔迪等支持这种观点。在日本、苏联、泰国等这种观点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

③ 帕·波里汗·贴他尼:《泰国史》,泰国印行的中小学历史课本。

河)地区白蛮(又称河蛮,洱河蛮)大姓有历史渊源关系。换句话说,南诏大理国的河蛮是今大理白族的先民,即大理白族是南诏大理国河蛮的后裔。千余年来,他们祖祖辈辈一直世居此地,生息繁衍,开拓发展了中国西南边疆的经济和文化,有较大的贡献。南诏国的高级官员中,白蛮大姓占绝大多数^①,大理国的国王及绝大多数高级官员,是白蛮大姓。他们是与泰民族的历史、语言、风俗、宗教完全不同的一个民族^②。所以说南诏国不是泰族建立的。所谓“忽必烈南征引起泰人南迁论”^③也是没有依据的。

一、白族家谱概述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子、尼、伙都有人的意思,即白人。他称民家、勒墨、拿马等。人口据1982年普查为一百一十二万多人,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主要聚居在云南大理地区,其余分布在楚雄、丽江、怒江、昆明、保山、玉溪及四川的西昌地区、贵州省的毕节地区、湖南的桑植等地。

白族的家谱族谱修纂的历史较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张氏国史》流行于南诏大理国^④。宋元以来段氏、高氏及杨、赵、李、董等名家贵族都修过家谱,明初很多地方史料被毁,家谱亦不能免,幸

① 详见张旭《南诏西洱河蛮大姓及其子孙》一文所统计,洱河白蛮杨、段、赵三大姓共有南诏高级官员100人,占清平官42%,大军将40%,军将57%,入唐使80%。三大姓占四大官职的70%。载云南大理州南诏史学会编《南诏史论丛》第2辑,69页。

② 详见杨永新、赵寅松《试论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

③ 此论的代表作为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一书,1923年美国衣俄华出版(W·C·Dodd, 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Iowa, USA, 1923),他所谓的第七次南迁在“公元1234年大理府的历史悠久的南诏国主被推翻以后”。

④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南诏图传》部分5—8的题记,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年出版。

有石碑记载的家史得以保存。明初以后，各大姓又复大修其谱，很多史料又复得以保存，各自藏于私家，多不轻易示人，经反复做工作后，收集到下列有学术价值者，现分述于后：

（一）大理国国王段氏族谱

关于宋代大理国国王段氏家族的历史及元代段氏总管的情况，各种史籍均有记载，可结合出土文物作考证。而明代至今段氏子孙的情况就鲜为人知了。幸好近年来我们在大理市的喜洲镇、阁洞桥、下关镇、剑川县及昆明市、宜良县等地发现了一批段氏族谱，这样，段氏在云南从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至今的一千多年的家族史就比较清楚了。

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列了段氏得国前六代世系表：（段）俭魏——盛——琮——西迁——宝璋——思平。大理国二十二代国王是：（段）思平、思英、思冑、素顺、素英、素廉、素隆、素真、素兴、思廉、廉义、寿辉、正明、正淳、正严、义长、智兴、智廉、智祥、祥兴、兴智。

元十二代总管的世次

元十二代总管的世次	兴智	信苴庆
	信苴实——信苴忠——	
	信苴光	
信苴隆——信苴俊——信苴义——	信苴功——信苴宝——	信苴明

十二代总管实为九世，中间重一世（兴智），仅为八世，加大理国二十二主，共三十世^①。

从明至今的世系：

今大理喜洲阁洞桥村段克瑞家存《太和段氏族谱》载：连胜——嵩——福——荣——文杰——德贤——珂——性学——国彦——

①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5页。

高扬——濂——佩琼——夔——锡极——检——惟志——居——仁——克瑞——联兴——隆章——俊德——秀水——四旺——秋辉，共二十四世。——联智

以每世二十五年计共六百年，与历史大体相符。

据该谱《段氏续修族谱序》说：“吾段氏僻处西南，素称土著，自宋祖界别华夷，吾远祖以南人服德为蛮夷大长。逮元明南征，段氏率土归化，举踵内响者，或任抚彝之司，庆延后世。……吾祖连胜公世居叶榆之阁洞箐村，自明迄今，瓜绵椒衍，元元本本”。

又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立的《段氏祖遗莲花山与严姓控告碑》说：“滇南太和我段氏者，出自平章之后，其来旧矣。至我始祖连胜公，居于上乡之阁洞箐，及今源远流长，支分派别”。(引自族谱，现原碑仍存原处。)

由此可见该段氏为宋代大理国国王段思平之后，亦为元代段总管段平章之后。该族明初曾遭镇压，据该族现在的族长段克瑞说，在明初，沐英、傅友德、蓝玉来滇之后，灭段氏家族，故该段氏不敢称段姓，改为短姓，后来又才复原段姓。所以明初家谱中为避祸有谎称“南京句容人，明初有军功，卜居于此”云云。

《龙关段氏族谱》藏大理市下关龙尾街段、吴二家。大理州博物馆有复印件。该谱指出该段氏为宋代大理国王、元代总管的后裔。查该谱一世祖改姓黄，名文。二世至十五世姓段，十六世至十九世因入赘吴家又改姓吴。访该族大多从二世起至今一直姓段的，仍住下关龙尾街西门巷一带，已有二十余世，此不赘述。

《剑川段氏家谱》现存该县金华镇段家巷白族段学高家。抄本藏大理州博物馆。

续修者为段缉，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修，其世系就到此为止。从该谱看，从段思平算起，大理国二十二主，世次为十八代；元代段总管十一代，世次为六代，该剑川段氏从明洪武十六年剑川州义督段顺至清道光段缉之孙共十八世，共计四十二世，

以每代二十五年推算,共一千零五十年。

该谱的一个特点是直接把宋元时期的段氏大理国王、总管全部排入家谱,表明其亲缘关系,这是可信的,因为其明朝第一代祖段顺即为土官千户。从云南总的情况看来在坝区和交通要塞的元代遗留下来的段氏总管势力是被镇压了的,而在边远的地区则是保留下来,仍用其“以夷治夷”。剑川为边远高寒地区,则段氏势力得以保留。所以剑川段氏则能毫无忌讳地把宋元以来的祖宗写明在谱牒之中。

宜良段氏:

1969年,台湾刊行的《段筱峰(克昌)先生八十年录》载:“第十一代总管信直段明(野史作段世),为明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率副将军沐英、蓝玉以兵击败之。段明被俘送京。其弟坚年十六,单人解衣易服,逃至宜良,隐居山中。事渐息,乃移居白夷村(即城东旧村,遂家焉)。”段坚本系世谱:坚——升——胜——志聪——仲举——吉祥——□然——君选——集麟——魁早——现——如尧——崇清——允金——以诚——玉林——克昌——世经——浚川。共十九世。除克昌一家在台湾,其余现仍居云南本土^①。

明清以来,云南坝区及交通要塞的段氏已无权势,但在边疆民族地区还一直有一定的权势。如大理府云龙州归化里老窝土千总段氏,六库土千总段氏,登埂土千总段氏,卯照土千总段氏,楚雄府镇南州土同知段氏,广通县土主簿段氏,顺宁府右甸守御所土千户段氏,永昌府保山县登埂土千总段氏,腾越厅滇滩巡检司土巡检段氏,保山县卯照土千总段氏等十余户大都沿袭到1949年前后^②。缅甸境内的段氏土司的沿袭到本世纪七十年代。

综上所述,段氏是白族(大理地区的段氏至今乃操白族语言,保存白族的风俗习惯),其祖辈在南诏为清平官相沿五代,至段思

① 林旅芝:《南诏大理国史》上册,香港1981年版,第405页。

② 龚荫(编著):《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平为大理国王,后历二十二主,元代为云南大理总管沿十一代,明清以来世居云南,其家史各家谱大都记载得明白,一目了然,并不存在南迁至泰国的问题。这里着重指出的是在公元1253年,忽必烈攻下了大理城,宣告大理国的灭亡,而大理国王的段氏后裔却继续得到重用,成为中国云南行省的大理总管,与元王朝共始终,这是历史事实。按照“泰族建立南诏大理国论”及“南迁论”的逻辑,忽必烈灭大理国首要迁走或杀的是大理国段氏家族,而段氏家族却在元代一直为云南行省的大理总管。时至今日段氏子孙仍安居云南,多数在大理。这是对上述错误观点的有力否定。

(二) 大理国国相高氏族谱

《鹤庆高氏族谱》现存鹤庆城郊白族高榴芳家^①。据该谱记载,高榴芳家为宋代大理国高相国的后裔,从一世祖至高榴芳已有五十八代,高榴芳的孙子高炳坤(1982年二十三岁)为第六十代。以每代二十五年计,高氏在大理地区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可上溯至中国历史的南北朝时期。当时,高氏的一始祖高光即葬于大理母山。该山在今喜洲弘圭山附近。

高氏的二十六世祖高升泰为大理国国王段氏的权臣,世代为相,相继三百余年直至大理国被元世祖忽必烈所灭。元代高氏乃得到重用,元王朝授高氏三十一世祖高惠直为鹤庆都总管同知,明清改土归流后权力缩小但还是世代为官,统治鹤庆直到1949年为止。也就是说,大理国的相国高氏及其后裔,从宋代起控制鹤庆,元代直接统治鹤庆,先后为土总管、土知府、土千户、土知事、土县丞等,统治长达六七百年之久。

鹤庆高氏目前除高榴芳家之外,承认是高氏后裔,还保留白族风俗习惯,能操白族语的约有一百多户,五百多人。如松桂公社

^① 详见笔者著《鹤庆高氏族谱调查》,载《云南文物》1986年总第20期第57页。

的高家登东村、西村,有五百多户,全是高姓,是其直系。也有的高氏自认为是高土官家的佃户,被赐姓为高的。如北衙公社炼坪大队的管营庄,因是高氏的佃户村,所以又叫官营庄。相传他们的高姓是主子赐的。这种情况在鹤庆约有几十户。

鹤庆过去曾有高氏碑林,用石碑的形式记录其家族的兴衰史,《高氏族谱》是依据其历代家传的资料于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高氏四十二世孙高温重修的。五百余年来,其后裔不断续修,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现将其谱系抄录如下:

(高)光(葬大理母山)——宗——显——午——子进——望奏——
奏晟——晟君——君补——补余——余武——武邱——邱善——
善诺——诺义——义和——和亮——亮从——从君——君辅——
辅仁——仁温——温情——情智——智升——升泰——泰惠——
惠珠——珠寿——寿长——长明——明惠——惠直——直信——
信益——赐——宝伦——信——海——龙——温——林——材
——鼎——绍恩——葵——玉——藩臣——应岱——述吕——贵
旋——矩端——耀——岑浩——元桂——福庆——榴芳——琼
——炳坤

以上鹤庆高氏共六十代人,世世代代在洱海地区居住。

此外,大理国高相国的后裔在今昆明、楚雄、姚安、大理、永胜、兰坪、腾冲一带世居至今,他们大都有谱牒为证,如姚安高氏有《高氏源流总派图》,被云南著名教授方国瑜编入《新纂云南通志》,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白族大姓高氏有牒可考者已逾六十世,在大理国时期为段氏之外的第二位的贵族世家。至今其子孙仍世居云南各地。事实证明他们在元代忽必烈攻下大理国时,根本没有发生“南迁”的问题。

(三) 张氏族谱

《鹤庆张氏族谱》现存大理州鹤庆县张家登张国清家。该张氏世为白族。据家谱载，张氏族人在1930年前后于象眠山脚甸南张氏古坟地发现明洪武二十六年立的古碑一块。碑文说：“张氏清河之右族也。在昔南诏蒙氏时，有乐进求者，显达于时。”“于今鹤川曰张忠政者，即乐进求之二十八世孙也。公袭前爵，不陨旧名，亦为世所贵。及天朝受命奄有六合，金鼓一动，万方毕臣。躬抵里第，斯焉驻蹕。忠政者乃率其耆老□□□勉于幸在。皇廷序爵，乃锡之将军，仍旧管丽江、鹤庆、澜沧、浪穹等处，使抚治之。今公讳春，张忠政之嫡孙也。公之父讳福，亦受职爵，高祖张□驻大理段公段智祥亦以张氏旧职而卒。公之叔讳析，以析受特命任至剑川总管。”“公……洪武二十五年岁在壬申四月二十九日卒于私第，享年八十有三。”

关于张乐进求其人后裔的情况诸书失载，所以此碑很重要。细读后得知：第一，元代的张忠政为唐代张乐进求的二十八代孙，查云南地方史籍张乐进求为蜀汉时白王张仁果的三十二代孙^①。这样，张忠政为张仁果六十代孙，张春为六十二代孙。查其家谱张春之子张宾至现在的张国清（1984年六十七岁）有二十三代，共八十五代。（其家谱载低蒙直至张仁果有两代，从低蒙直至现在也是八十五代，与我们查史籍所载相同。）以每代二十五年计，有两千一百二十五年，为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汉武帝六年。可见张氏在洱海地区生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两千年以上了。第二，碑文说张春死于洪武二十五年，时年八十三岁，则张春生于公元

① 自张乐进求上溯至张龙佑那，《记古滇说集》和《滇载记》作十六世；万历《云南通志》、《南诏野史》、王崧《道光志抄》作十七世；《白国因由》作十九世，取折衷数为十七世。自张龙佑那上溯至张仁果，诸书记载有差，取折衷数为十五世，共为三十二世。